

生活流水

缠藤与醒根

何诚斌

妻子病愈回家后,立即去看她牵挂多日的菜园。好的是这期间下了数场小到中雨,蔬菜未受旱枯死,不仅长势良好,甚至一些瓜菜过于旺盛,如南瓜、丝瓜、瓠瓜的藤蔓恣意伸爬,或彼此覆盖,或相互纠缠——处于一种无序混乱局面,必然影响收成。

第二天,妻子开始整理菜园。她问我是喜欢吃西红柿还是喜欢吃南瓜。我说,喜欢吃西红柿。妻子毅然采取行动,将缠到西红柿上的南瓜藤给剪断了,尽管她喜欢吃南瓜。她接着把丝瓜的藤也剪断了,为的是保护月亮菜。我知道,她又是基于我的食好而做出的选择。我说,你不是喜欢吃丝瓜吗?妻子说,已经剪断了丝瓜藤,并把挤占秋葵生长空间的苋菜也拔掉了。

妻子从缠藤现象得到启示,除了要密切关注藤蔓的伸爬方向,将其引导到为它们各自预留的空间,还得将不同瓜菜的架子保持藤蔓不轻易够着的距离。她说,明年有经验了。

楼下那一对老夫妻,也种菜,经验丰富,各季的菜都长得特别好,可是他们尽管阻止了缠藤现象的发生,而自身却缠得很紧——吵起架来气势汹汹,用最恶毒、最难听的话去伤害对方。常常,他们从家里吵到地头,从地头吵到取水灌园的河边。

妻子对我说,你不想同我种菜,我也不强迫你。我说,我最怕你用“勤劳美德”来绑架我,请尊重我的生活方式。妻子说,你得看书写文章,不能懒。我笑道,你说修枝,我说修改;你说杀虫,我说杀青;你说发棵,我说发表;你说出芽,我说出书;你说采摘,我说采风……妻子说,你这颗瓜太酸了!

妻子在种菜之时,还种了数棵向日葵。一场大风把向日葵吹倒了,她找来几根棍子,插到向日葵旁边,然后把它扶直系到棍子上,过了两天,解下绳子,拔掉棍子,向日葵又直立起来。妻子对我说,根类的植物,倒而不亡,伏而不死。

当然,向日葵得有向日葵的样子,得有向日葵的标致,风度——挺立向阳而生!

向日葵开花,花盘由小变大。妻子在阳台上指着朵朵花盘让我欣赏。向日葵分别立于南瓜地头,玉米身旁,或一两棵,或三四棵,长得明媚鲜艳,端是好看。

妻子告诉我,她想种瓜蒌。我说,算了,瓜蒌不容易种。妻子似乎接受了我的意见,没有去买瓜蒌种子。后来,我知道她并未放弃种瓜蒌的想法,只是怕买来的瓜蒌种子不行,等有空到她的表姐家去讨要种子。

有一天,妻子从菜园回来,兴奋地说,瓜蒌苗从地下钻出来了,细细的藤开始爬,得给它搭架子了。我问,你还是种了瓜蒌呀,一两棵结不了多少瓜蒌,得不到多少瓜蒌籽,想吃不如去超市买。妻子沉浸在欢愉中,仿佛取得了一项巨大的种植成果。她说,瓜蒌的根——醒了,经历了五年时间,竟然还没有死。

这些菜地,都是她的父母二十年前年开垦出来的。当年岳父退休工资不高,岳母没有养老金,他俩便种菜,不仅能满足自家食用,还能盈余,左邻右舍到处送。我还记得,有人在倒闭的工厂外的山冈上挖到野生葛根,吸引了众多下岗工人去挖。岳父也挖了不少,葛粉吃了好几年。当小镇周边再也挖不到葛根,岳父种上了葛根,可它生长缓慢,以至于他和岳母在世时一直没有挖自己种的葛根。他俩去世后,菜园一部分由别人种,一部分荒废了,地上再无葛根的藤蔓,也无人向我们提起锄地时是否发现过葛根。直到有一天,妻子在种玉米时挖出了一根粗壮的葛根才知道它还活着。那葛根,洗了半斤葛粉。

妻子说,地下一定还会有葛根,等待发现。我不由得想到,前人栽葛根,后人享受美食,时间还在延续因果,让人不敢忘怀。

当年,瓜蒌籽的食用价值被人们口口相传,其价格昂贵。过年,瓜蒌籽是招待客人的上等零食。二老精心种植,第二年就有了收获,全家人吃上自种的瓜蒌籽。后来不知什么缘故,他俩不再种瓜蒌了。现在,瓜蒌的根有灵,竟然醒了过来,冒出一小点生命的绿,受水形变,见光日长,藤蔓匍匐,延伸,昂起,寻找依附物向上攀爬,表达根对瓜的夙愿,瓜对籽的交代。难怪,妻子如此感动,兼有些许感伤。她以为感应了父母的在天之灵,那些残存的根,醒后活泼泼地生长。

在我看来,是由于妻子对菜地反复施肥,不断改善土壤,以及翻挖侍弄,松动了瓜蒌根部板结的土层,使瓜蒌根获得营养和空间,苏醒过来,打开基因密码,带着生命记忆,继续完成上它的使命,从地下来到地面,呈现它具足的物性。

不管怎么,这是一种奇迹。妻子怀着对父母的缅怀,呵护着这些生长的瓜蒌。

夜市
张永生
摄

民间传说

方剃头

徐琳

方家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村子,村中住着很多方姓人,还住着李姓、王姓、陈姓、阮姓、吴姓、张姓、曹姓等人。很长一段时期,在同姓一族聚居的村子里,人们把方家嘴叫杂屋窠里。同族聚居的人素来不大跟杂屋窠里的人深入交流,偏偏杂屋窠里出能工巧匠,篾匠,砖匠,弹匠,剃头的,磨刀的,补锅的,打铁的,做裁缝的,一一出自方家嘴。

方剃头的手艺尤其精。有人说,方圆八个生产队,方剃头一人包了六个队人的头,剩下的两个队由陈跛子包了。也有人说,这两个队的队长心慈面软,看陈跛子一家老小过得不容易,特特挨家挨户打招呼,照顾照顾陈跛子。说头发剃了又长,好不好看也就那么回事。都是乡里乡亲的,这两个队的男人孩子也就不情不愿地把头交给陈跛子。陈跛子手艺其实也不差,他剃的平头干净又清爽。但他只会剃平头,从三岁小儿到七旬老人,他一律一推子下去,寸头。

方剃头会根据每个人的年龄、头型来剃头。经他剃头的,少的有少的帅气,壮的有壮的个性。就是老人,经他的手剃了头,修了面,掏了耳朵,那是一下子添了精神。八个生产队,有多少男人小孩,没人算过。反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方剃头只歇得腊月二十四到正月十五那二十天。方家嘴周边的习俗是过了腊月二十四、不到正月十五完了年,不在头上动刀动剪子。

一人一年包个头,小孩三块,大人是五块,要是修面、掏耳朵,再加五块。方剃头的一年多少收入,没人算过。看他一双手,养活一家子五个女儿和他患了白内障半瞎的老婆,就知道那些年他的收入不差。

方剃头还有一样绝活,就是剋猪割卵子。

在别的地方剋猪割卵子是一项专门的手艺。剋的是母猪,公猪需要割掉卵子。母猪在长到发情前,需要提前做个手术,割掉卵巢,就是剋。剋过后的母猪才会渐渐长膘长肥。剋猪要好技术,一刀下去找不找得准母猪的卵巢就是个大问题。对付公猪手法简单得多,刚戒掉奶的公猪,一刀下去,割掉它的卵子,一放下地就跑。所以过去农家养母猪,下一窝小猪,公猪多雌猪少,主人家就高兴。公猪好卖,卖出去的价钱每斤也贵一两块。

方家嘴周边人家养的猪都是方剃头割卵子。方剃头给公猪割卵子,一刀下

去,卵子割掉,血都不洒两滴。他剋猪,也从不失手,拍拍半大母猪的肚子,一刀扎下,伸进两根指头一搂,母猪的卵巢就跟手出。猪不多受半点罪,也不会因为割得不彻底,日后又发情掉膘。

经方剃头的手剃得好头的,啧啧赞叹他剃头手艺精。经方剃头的手剋的猪,养得好,腊月里的那几天,谁家杀年猪,都少不了方剃头一顿酒。杀猪佬和剃头匠一桌吃饭,男主人作陪,一开始彼此还客气,你一杯我一杯,酒香,肉美,气氛好。酒一多话也多。三杯酒下肚,杀猪佬说:“要是能有出路,谁愿意干这杀猪的活儿呀,白刀子进红刀子出,猪也是性命呢。伤多了性命,损自己的福分。”

“别说,还真是这么个理呢。”方剃头应。

“要我说,方剃头呀,就剃你的头不好吗?你看看人家陈跛子,手艺是不精,可他的癞痢头婆娘肚子争气呀,一连给他养了三个大光头。剋猪割卵,也是断猪后代的事呢。咱还是甭干了,谁爱干谁干去。”杀猪佬大着舌头说。

方剃头端着酒杯的手一下子僵住了。杀猪佬没说他方剃头养的尽是女儿,可他说了陈跛子养了三个光头。可他方剃头,在计划生育风声还不是那么紧的时候,一连生了五个女儿,愣是没转胎。他的婆娘还想生,无奈管计划生育的人上门把他婆娘拉去做了结扎手术。

往日,他也不是没想过这养儿养女的事,遗憾归遗憾,究竟没往心里去。但同样的话经杀猪佬一说,就不免一惊。杀猪佬年纪轻轻可不也是嘛,弟兄三个,他的哥哥和弟弟家都是一儿一女,独独他养了两个女儿。再想想我方剃头的,手艺好,人前人后有脸面又如何,五个女儿,这是绝后了。

一想到这里,酒是喝不下去了。方剃头收起自己的剃头箩就往家去了。有人说,这年的包头费他都没收齐。

这年过完后,那八个生产队男人们的头发长了,就望着方剃头上门。眼见着十五过了,二十又过了,都到了二月二龙抬头了,那家有新生儿的,一心指望方剃头来给孩子剃胎头,红包都早早备下了,可还是没见到方剃头影子。这才有话不断传过来,说是过年后,方剃头埋了剃头家伙,带着婆娘女儿搬家了。

没有人再见过方剃头回来过。在方家嘴,方剃头的渐成一个传说。